

冬季到贵州去滑雪

杨驰原

2021年岁末，农历“数九”的第一天。我们乘坐的高铁从重庆西站出发，仅用了2个小时零7分钟便抵达贵阳。在亲身经历了云贵高原“2小时交通圈”的舒适便捷之余，也难得有机会隔着车窗领略一番亚热带温婉柔和的冬景。

这是我第四次到贵州。在以往的印象中，赤水河、青岩古镇、中国天眼、黄果树瀑布、西江苗寨、羊肉粉、水城烙锅……数不清的美景美食，让人无限回味和神往。而这一次贵州行，印象最深的是在六盘水滑雪。

作为一个在哈尔滨生活了38年的东北人，雪对我来说熟悉而又亲切。孩提时代，家里住的是平房，时常会遇到夜晚一场大雪、早起推不开门的情形。大东北的冬天，冷得通透，冷得酣畅淋漓，总会有一种无处躲藏的压迫感，然而穿着厚厚的棉鞋踩在雪地上，那“咯吱咯吱”的声音至今仍萦绕耳边，满是欢快和温馨的记忆。

我一直相信，雪是有灵魂的，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珍贵礼物。直到长大成年，直到离开家乡足迹遍布南北，我才深深体会到得天独厚几个字的分量。我也曾以为，滑雪是东北独有的一项运动或者说娱乐项目。因此，得知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时，我还颇有些意外；再听说贵州能滑雪，我更觉得惊讶和好奇：在属于亚热带的北回归线附近，这里的雪会是什么样子？在如此低纬度的地方开展滑雪运动，又是怎样做到的呢？

在贵州滑雪体验，首站是六盘水梅花山滑雪场。这里处在北纬24°左右，与我的家乡哈尔滨相差了20个纬度，直线距离数千公里。贵州省是我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高原山地居多，被称为“八山

一水一分田”。六盘水的山多在海拔2000米左右，冬天气温时常在0℃以下，具备了开展滑雪运动的基础条件。过去，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贵州的很多绝美风景在漫长的岁月里“养在深闺人未识”，梅花山便是其中之一。这里峰高壑深，生态环境优良，一年中有近四个月的持续低温期。

2015年，第一支施工队到来，打破了梅花山的宁静。依托其独特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一个雪道占地9万多平方米、总长近2000米的滑雪场横空出世，到目前仍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滑雪场之一。这里的雪道分为高、中、初三个级别，配备了双人吊椅索道缆车、雪地魔毯输送机先进设施，可同时接纳5000人滑雪。2017年建成运营以来，梅花山滑雪场成功地承办了全国青少年高山滑雪邀请赛等多项赛事和活动。

入冬以来，梅花山下下了几场雪，但总量不大，滑雪场以人造雪为主。与之前体验过的某些滑雪场雪道板结、呈“冰壳”状的情况不同，梅花山滑雪场的雪很轻很柔，让人忍不住有俯下去拥抱他的冲动。我体验的是初级道，那一天天朗气清，和风扑面，一个能让人忘掉烦恼、忘掉俗事困扰的好日子。蓝天之下，绿树之侧，我纵身进入洁白的雪道，挥杖疾驰，翩然回转，风在耳边回响，雪在身后飞扬。我感到自己俨然穿越回到少年时代，仿佛自己还是当初的那个目空一切的追梦少年。

与在哈尔滨滑雪相比，很多感受迥然不同，最大的差别是温度感受和视觉感受。

在雪丰的年份，厚厚的积雪像是给东北大地上万物盖上了一床棉被，白色成为澄浩天宇间的主色调，好一派“惟余莽莽”的北国风光。在如此童话般的世界里滑雪，

感觉像在飞翔，体验的是速度和激情。但对一些没有经过耐寒训练的初学者来说，低温和寒风也会分散一些注意力，影响你纵情完美发挥。而在六盘水滑雪，伴随你的是青山葱郁、流水潺潺，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画中人。

也许是为了彻底满足我的好奇心，贵州的友人专门安排我参观了六盘水的另一个滑雪场——玉舍雪山滑雪场。玉舍雪山位于水城区玉舍国家级森林公园，是贵州省目前海拔最高的森林公园。玉舍雪山滑雪场是贵州省内首家高山滑雪场，也是全国纬度最低的滑雪场。滑雪场始建于2009年，面积8万平方米，分为滑雪区、戏雪区、雪地摩托区、停车场、餐饮购物区等“五大功能区”，设置有单板公园、雪地摩托、雪地悠游球、雪上飞碟、雪地冲锋舟、戏雪等滑雪及游乐项目。雪场日接待游客能力近8000人次，能同时容纳近3000人滑雪。

让玉舍雪山滑雪场引以自豪、可以被称作“孤本”的项目，是一条专门为情侣们设计的粉红色雪道。我们到达参观时，刚好赶上造雪机在造粉红色雪，那种浪漫，带给我们心里莫名的感动：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世界。

2017年1月15日，在六盘水梅花山国际滑雪场、玉舍雪山和盘州乌蒙滑雪场三地，同时启动了“世界雪日”开幕式，首日游客超过10万人。此次贵州滑雪之行，让我有幸零距离领略到“中国凉都”冬季的特殊魅力。北京冬奥会即将拉开大幕，而贵州的滑雪似乎已经告别“蹭热度”的初级阶段，逐渐步入规范和成熟的轨道，正在成为一种休闲消费新时尚。

冬天到南国贵州六盘水滑雪，可以选择梅花山国际滑雪场、玉舍雪山滑雪场和乌蒙滑雪场。此行还有两个地方让我印象尤为深刻：一

个是滑雪前参观了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看到了当年彭德怀元帅指挥“三线”建设的办公遗址、“三线”建设指挥部、县委楼、陆家大院，以及育才壁、蒸汽机车、机械设备等历史文物，参观后深受教育，感慨一代建设者已经远去，但往事并不如烟。六盘水是一座“用火车拉来的城市”，这里是典型的“三线”建设形成的城市，为了记住这段历史，六盘水建设了两座“三线”建设博物馆，是一代人永生难忘的记忆，见证这座城市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与敬畏；另一个是，滑完雪，带着满身的疲惫，贵州的朋友建议去泡温泉。我们来到六盘水六枝龙井生态温泉度假区，体验了蓝天白云之下、青山环绕中泡温泉的独特情趣。贵州大大小小的温泉有很多，但像这样与滑雪场“联姻”的旅游目的地目前仅此一地，算得上又一个“孤本”。当然，来六盘水旅游，晚餐一定要品尝一顿当地特色烙锅，早餐来一碗水城羊肉粉，身心暖暖和和再去滑雪，滑雪之后泡在温泉里放松身心，洗去一身疲惫，这就是六盘水旅游的完美体验。

回京后，意犹未尽，梦魂常向贵州地。于是向朋友们游说：六盘水非常值得一去，冬季到贵州去滑雪吧！

作者简介

杨驰原，《传媒》杂志社社长、主编，编审职称，第八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良友奖获得者。中国传媒学会组委会秘书长，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评委，第二十九届、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自荐奖初评委员会主任，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互联网协会特聘专家，中国传媒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

腊月酿酒忙

周羽

“米酒米酒咪咪甜，看到看到快过年。”进入腊月，母亲就开始忙着手艺活儿了。母亲煮米酒的手艺是外婆手把手教的，泡米、蒸馏、拌糯、出酒，如根植在她心中的二十四节气，每个细节都把捏得毫厘不差。经过七四十九个小时的恒温发酵，三七二十一天的装罐密封，一坛醇香的甜米酒就酿成了。

腊月的温度低、湿度高，是酿制甜米酒的最佳时节。母亲打开家里的粮仓，猫着身子钻入仓内，掏出一包上好的糯谷，背到山下河边的碾房去碾米。来到河边的碾房里，母亲用衣袖抹去满头的汗珠，顾不上休息将糯谷倒在碾槽里。如桌面大的圆形石轮，在“哗哗”的水声中，不停地顺着碾槽转动。几圈过后糯谷开始脱壳，白亮亮的米粒躺在糠壳之间。母亲手拿一把高粱扫帚站在碾槽边上，眼睛紧盯着碾槽里的每一粒谷子，石轮每转一圈，母亲就弯下腰将“跳”到槽沿上的谷子扫入碾槽。母亲的腰弯得很低，眼里满是虔诚，像是在为这里

的一切致敬，包括每一粒稻谷，包括不息的水声，包括穿过碾房的冷冽河风。

母亲从碾房里回到家时，已是晌午时分了。母亲没有歇下，接着用风簸筛去米糠，用粗筛筛去谷粒，用筛筛去碎米，精挑细选出米来酿酒的米粒全部饱满如珠。煮酒禁油盐，母亲把铁锅、木盆、甑子、簸箕、筛子刷洗干净后，将父亲挑回来的井水倒入锅中，烧开后用来泡米。用温水泡米温度很关键，母亲将手掌插入温水中，捻得开裂的五根手指，像测温表上的精准刻度，会把水温把握得恰到好处。等米粒泡得鼓胀欲裂时，再倒入筛筐中沥水。沥水后的糯米变得白白胖胖，母亲抓在手中只需轻轻一捏，就知道糯米沥水是否到位，沥好后就该将糯米倒入木甑子中开始蒸酒。父亲喜欢吃糯米酒，烧火挺主动的。他充满期待地坐在灶台前，偶尔往灶膛里添些柴块，然后悠然地吸着旱烟，望着忙碌的母亲，就像在欣赏年前的一场戏。一阵猛火后，热气透过竹质的甑盖，甑盖四周的水珠不停地滴落在铁锅里，发出“吱吱”的声音，母亲

说：“可以起锅了。”父亲听后，立即起身来到灶前，用力抱起甑子，高起轻落地倒扣在母亲备好的簸箕正中，然后顺势往上一提，热气腾腾的糯米饭散开在簸箕里。紧接着，母亲舀起两葫芦勺清水泼在米饭上，热气迅速减弱，米粒不再沾黏成团了，惬意地躺在簸箕里，跟着母亲一起走向甜蜜。

母亲开始给米饭加糖了，“拌糖药时的温度很关键，热了会发酸，凉了出酒少。”母亲说，山里人酿米酒是一件大事，米酒的质量预示着来年的日子，酒甜则百事顺，所以每一道工序都不得马虎。母亲将酒桶均匀地拌在米饭里后，倒入一个木盆子，在正中留下一个拳头大的倒锥形小坑，这叫酒窝。然后用纱布盖住，用薄膜密封，用稻草和蓑衣罩木盆，一切就绪后，母亲将木盆放在锅里发酵。灶膛里要时刻保持恒温，温度高了不行，失火了更不行。拌有酒桶的糯米饭在锅里经过七七四十九小时的酝酿后，酒窝里渗出了半窝子乳白色的酒水，母亲用指甲蘸了蘸酒水，放在嘴里尝了尝后说：“甜味的，可以出锅装缸

了。”父亲听来了，急不可待地舀上一碗自个吃了起来。

米酒咪咪甜，装缸管一年。大雪纷飞的冬夜，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时，母亲从缸里舀出一碗甜糯的米酒，倒在火炉上的铁锅中，掺入开水加些白糖，再打上三五个鸡蛋。在炉火的沸煮中，絮团般的醪糟渐渐散开，母亲最拿手的“甜米酒煮鸡蛋”便出锅了。

大年初一，甜米酒煮汤圆是少不了的。母亲舀出甜米酒加些清水，放在锅里煮开，再放入自制的汤圆，待汤圆煮熟后慢慢浮起时，我们兄妹围在灶台争着嚷：“浮起来了，浮起来了。”母亲早在灶台上摆放了一排碗，先舀上半碗酒水，再用漏勺将煮熟的汤圆沥出后放在碗里，一脸愉悦地说：“对，福气来了，福气来了。”

年里汤圆甜，天天当过年。这些年来，大家的日子如浮锅的汤圆“福起来了”，好吃的东西越来越多，想吃米酒去超市买就是了，各种包装各种味道都有，快捷又方便，虽然少去了母亲制作的米酒味道，但是那份香甜醇厚始终萦绕在我心里，香甜如初，从未散去。

又闻蔗糖飘香

杨煜

又是一年收获季，又是一年蔗糖香。这个冬天的周末，我驱车来到位于南盘江畔的德卧镇长田村，走近布依风情浓郁的村寨，只见农户们在不停地忙碌着。我加快脚步走近一看，一锅快要出锅的蔗糖在铁锅里欢快地跳跃着，黄灿灿晶莹剔透，十分惹人喜爱。锅里热气腾腾，一股久违的蔗糖香味迎风扑面而来。

因为从小生长在南盘江畔的村庄里，熬制蔗糖，于我而言并不陌生。记忆中，我居住的山村植被浓密、土地肥沃，加之海拔低、气温高，特别适宜种植甘蔗，甘蔗成了那时当地村民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是家庭经济收入重要来源。对蔗糖的香味，我再熟悉不过了。可以说，我年少时光是与父母和兄弟姐妹在种植甘蔗、管理甘蔗、熬制蔗糖、品尝蔗糖的香味中度过的。记忆中，每年春节一过，当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中，父母亲

早就叫上我们兄弟姐妹，扛着锄拉着牛牵着马到山坡上种植甘蔗去了。大家来到父亲早已翻整好的地里，在父母亲的指导下，他们挥舞着锄头挖出深深的沟、夯实起长长的坎，然后将一节节的甘蔗平摆放在沟里，施上农家肥后，再盖上厚厚的泥土，一套完整的甘蔗种植流程才算完成。

甘蔗种下后，天气开始变暖，在不过干旱、暴雨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一般两个月后，地沟里就会争先恐后地冒出嫩嫩的、尖尖的芽苗。远远看去，芽苗似亭亭玉立、楚楚动人的妙龄少女，给人一种无尽的信心与力量。每当这个时节，父母亲都会抽空到地里转悠，一来看看甘蔗的长势，二来谋划下步的管护。

嫩芽在风雨中摇曳，经过近一年的生长，昔日嫩嫩的、尖尖的甘蔗苗，在风雨的洗礼、日月的更迭后，已长成高高的、粗粗的、可口的甘蔗，十分惹人喜爱。暖阳之下，走进茂密的甘蔗林，砍上一

根，捏在手上，嚼在嘴里，那甜甜的浓浓的甘蔗汁流进肠胃里，舒服极了，不仅解了渴解了馋，而且让人神清气爽。

甘蔗生长成熟后，人们可以砍了直接出售，但更多的是砍了用来熬制蔗糖，这样保存和食用就来就十分方便，也更为值钱。但土法熬制蔗糖却是一件辛苦的重体力活，整个过程不仅工艺复杂，任务繁重，且需要好手艺，弄不好就会前功尽弃，变成一锅烂糖，那一年辛苦瞬间会化为乌有。因此，那个时候，熬制蔗糖是我们全家人最为要紧的农活，需要提前做好柴禾、锅灶、石碾、糖叶等许多准备工作。

我的祖辈们因长期生活在南盘江畔，他们对种植甘蔗情有独钟，掌握并传承着土法制糖的工艺。记忆中，土法制糖，需要人多力大，需要明确分工，需要各尽所能。因为整个制糖过程要有人会砍甘蔗，要有人能扛甘蔗，要有人会碾糖榨糖，要有人会生火熬糖，要有人会用甘蔗叶打捆包装。

土法制糖生产采用传统的“连环锅”，物理方法手工熬制成型，不添加任何食品添加剂，保证了红糖原汁原味的营养价值，主要工序有榨汁、旺火、打沫、赶水、打沙等。将甘蔗用木碾、石碾或机器压榨成汁，储存在池中，沉淀、滤掉泥沙杂质等，再把汁水引入大锅中煮沸，汁水所产生的泡沫要舀出，泡沫渣汁可以用来养猪，汁水从第一锅舀到第二锅、第二锅舀到第三锅，需要不停地搅拌舀出，掌握火候，高温排干水分，直到成为浓稠糖浆，糖浆分锅，用水铲不停地搅拌，这个步骤叫搅沙，搅沙过后倒入准备好的木模里，找平冷却凝成型，用竹签划分成若干方块，然后取出包装待售，才算完成整个制糖工序。

时过境迁，山乡巨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方式的丰富，只有少数农户还在坚持种甘蔗熬蔗糖，年复一年地重演着昨天的故事，传承着祖辈留下的土法制糖工艺。



菜园（外一章）

杨邹雨薇

秋天的菜园，是一幅美丽的画卷。太阳照过，秋风吹过，蔬菜就红了绿了，它们以不同的姿势，在季节的操场上舞蹈。小小的朝天椒，原本或青或黄的稚嫩脸庞，忽然变得红红的，仿佛一个个害羞的孩子；椭圆形的西红柿，仿佛刚睡醒的小顶皮，揭开身上的树叶被子，在太阳下伸了伸懒腰，一低头，便发现自己的身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得通红，因而倍感惊讶。大白菜的绿叶开始向内蜷缩，把错过春夏的喜悦藏在绿色的梦里；菠菜则抖落身上的白霜，向世人展示出绿色的健康……

秋天，乡亲们走进菜园，精心侍弄蔬菜，耕耘、施肥、除草、浇灌，每一滴汗水，每一道程序，都不能落下；每一块菜地，每一种蔬菜，都不会忽略；每一个早晨，每一个黄昏，都不会懈怠。而土地，是农民的知音，它最懂得付出和收获的关系，点点滴滴，用每一棵蔬菜每一枚瓜果表达出来。

秋天，菜园离丰收最近，这是蔬菜最茂盛的时节；秋天，菜园离喜悦最近，这是乡亲最忙碌的时节；秋天，菜园离诗情最近，这是大地最幸福的时节。秋天，在菜园漫步，仿佛置身于绿色的海洋，随时被丝瓜、冬瓜和玉米等淹没。丝瓜垂下的是根根绿色的诱惑，冬瓜垂下的是一个个沉甸甸的希望，玉米剥开是一排排的语言。某地里，秋虫清唱；陡坡上，野菊绽放；空气中，果蔬芳香……无论你什么时候来临，每一株蔬菜，都想踮起脚尖，和你交谈。

儿时，我喜欢跟在奶奶的身后走进秋天的菜园，把红薯的叶茎用手折成一段一段的，好像一根项链，挂在脖子上。

而今，每年秋风乍起，我都会到菜园走一走，看满园的庄稼，是怎样在故

乡的秋里唱好主角的，并用用手去触摸那无边的绿……

溪流

故乡的溪流，发源于五里外的山麓，虽然流量不是很大，流程不是很长，但它汨汨流淌的时间却很长很长。故乡的溪流，跟孩子一样，有着一张爱变的脸。清澈、浑浊、胀满、清瘦，一年四季，变化分明。

溪水潺潺，穿过田野，绕过村庄，牵着来路，注入潇水，很靓，很静。水是柔的，也是硬的。溪水硬在它下面的石头，也硬在它的本质，它的风骨。这条溪流，饱含文化的基因，因而显得特别的迷人。

1200多年前，那个名叫柳河东的人，谪居永州，他闲暇之余，信步来到这里，惊讶于水石之美，写下了《石涧记》。从此，这条溪水便有了自己的姓名，就开始流淌文化的基因，就开始吟唱文化的歌谣，并吸引着一代又一代文人来这里寻芳。

溪水脉动，蜿蜒而至，又蜿蜒而去，在春夏秋冬的轮回中，像岁月之镰收割成熟的稻子一样，送走一代又一代村民。阳光下，他们曾在这里担水浇菜，洒落的汗水如同梧桐雨滴；黄昏时，他们曾在这里支竿垂钓，鱼儿的诱惑如同菜上佳肴；月光下，他们曾在这些挥舞锄头，棒声此起彼伏如同天籁……

秋天的溪流，表情最为丰富，她对着水底的石头说悄悄话，引得一群群鱼虾，还有螃蟹也跑来偷听。它们像一个个小精灵，穿过浮动的水藻，展现出无限活力。特别是那些胆大的螃蟹，甚至爬上岸来觅食，让孩子们信手可拾。

故乡秋天的溪流，像我的乡情一样温馨舒缓，像我的乡恋一样清澈见底，像我的乡愁一样弯曲绵长。

父亲与《幼学琼林》

瓦秀丽

《幼学琼林》这本书是父亲在兴仁的地摊上买的，售价1.2元，1983年甘肃出版社出版的。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已经翻得很烂了。我想，父亲那时候才30多岁，现在已经70多岁了，能一样东西完整地保存至今，可见对这本书的喜爱程度有多深。

父亲告诉我，这本书最初叫《幼学须知》，不要看它是一本幼学，其中包含的东西却很多。包括天文地理、文臣武职、典故、器具、衣服、制作、释道鬼神、鸟兽花木、文史科第等33个方面内容，其中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风俗礼仪，还有许多名言警句，一直传诵不绝。其内容可以说包罗万象。他只读过小学五年级，好多东西都是从上面学来的。当时看到这本书就舍不得放下。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青山镇有一大半的碑文都是父亲所写。他告诉我碑文上的好多典故来自《幼学琼林》，如“瓜瓞绵绵”“螽斯之蛰蛰”都是说子孙众多，“兰桂腾芳”说子孙兴旺发达，“鹤算龟龄”说人的长寿等等，他在这些书里面学到很多东西。

我很想看看这本“奇书”。问父亲：“是不是古文？难不难看懂？”父亲答：“倒是古文，但不难看懂，后面都有注释。”最后父亲嘱咐我，一定要看看这本书。

父亲不仅长得温文儒雅，而且知书

达理。不论身处何种境况，依然乐观向上。记忆中即使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父亲依然衣着整洁，歌声嘹亮。父亲喜欢大声地唱歌，不管在屋里还是在院子里，常常毫不顾忌地大声唱，我小时候常常躺在床上听早起的父亲唱歌：“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钢枪紧握战刀亮闪闪……”“莫愁湖边走啊春光满枝头，花儿含羞笑碧水也温柔。莫愁女前留个影江山秀美人风流。啊莫愁，啊莫愁，哦哟君莫忧愁。”他洪亮的嗓音在院子里飘荡。

在生活条件艰苦的环境下，我们就会呼起父亲唱的“啊莫愁，啊莫愁，哦哟君莫忧愁”信心满满。是他的声音感染了我们，使我们三姊妹在贫困中发奋学习，努力拼搏。

从小父亲就教我们穿衣要整洁，不能邋里邋遢。不说脏话流话、大人说话不要插话，不能贪小便宜，不能偷盗等。我很少见到他发火，三姊妹长这么大从未被他吼过骂过打过。他对长辈尊重孝敬，对晚辈关怀备至，对朋友真诚厚道，甚至对陌生人也慷慨解囊施予援手。父亲三四岁的时候父母双亡，流离失所。从来没有人教过他这些，我想这些品行就来自于他读过的书，其中包含《幼学琼林》吧。

父亲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外出去逛逛书店，多留意地摊上的旧书，兴许能找到老版的《幼学琼林》。我欣然答应，作为小学教师的我，是应该好好读读这本书了。